加
795
4 [illegible]

早稻田大學圖書

實在是兩下裡全難啊

白白的讓給人了　行罷不是　不行又不是

眼看着到了嘴裡的東西了　不得吃

行半塗而廢罷　又狠可惜

思想呢　要行呢又像有關係的様

你那件事怎麼樣了　我因為這個正犯着

續編兼漢清文指要

怎麼得萬無一失的計策纔好
因這個上 特來你這裡
討個主意來了 阿哥你合我商量來了 我
要是草草了事的照着答應了去 要親
戚何益呢 這個事情是明明顯顯的有什麼不
得主意的去處 日後必定是要露出來的呀
要是不行 是你的便易 要說是

行了 擒得住誰的嘴 至於眾論的
時候 那纔難了呢 總
而言之 有聖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話呀
把
這個眼前的小利也算得喜嗎
正是明顯着把日後的大患的根隱藏着
總圖便易 必定是有

任憑是誰全不理了 去年不知被什麽逼着了
他的事情一完了 把臉一抹
喒們怎麽說 就怎麽樣的照着樣兒的行呀
着說呀 求人的時候
於老實了 把那個混賬東西算在那個數兒裡僅
嘴的題說是你的朋友 太過
說比你徃那們好的人再沒有的呀 還不住

啊
全定不得呀 那個時候 別怨我看着不勸
米 反把口袋丟了 出什麽樣的醜
疑惑着不果斷 到了個絆住的時候了不但不得
一摔手就完了 要不聽我的話 僅着
心裡 你別想着商量 爽爽快快的
失的呀難保不無有利無害啊 我的

寡支支吾吾的說別的罷咧
臉就一陣白一陣紅的了
阿哥你給我的書怎麼樣了問的上
也不題了　所以將纔我指着臉說
長怎短的許了我了　後來事情完了
阿哥要瞧　我送去怎
彼時誰還合他要來着　自己說有好書

什麼說呢　倘要悞了他的事情的時候
道就說知道　要不知道　就說是不知道就完了　撒的是
你這是怎麼說　人家恭恭敬敬的來求你　要是知
無緣無故的哄人的　狠討人嫌
給是怎麼樣的　不給又是怎麼的　但只
即如一套書什麼惜罕
總不得答應的話了

後來纔着着等着瞧你的短處

把人的心料得了一點規模的時候

好與人要實據 凡事將到 拿話誆着

不知道 也是應該的 計策多 圈套大

心裡不平常啊 他的利害不好處 你沒有試過

那個人外面雖像老實

你却原來不知道他 被他哄了啊

大錯了啊 實在不入我的意啊 阿哥

你反倒行這個樣的刻薄事情

別人看他是這樣 咱們該勸的罷咧

看起他那個賴怠樣兒來就知道了

着 他是一個老實可憐的呀

要是一個撥撥弄弄的厭惡人 我也不說來

倒像你有心陷害他的一樣 他

園場上熟 牲口上親
好馬啊 腿子結實奈得長
兒動轉 要是這樣 你原來不認得啊
馬箭一點往裡踏往外扨的毛病兒沒有 隨着膊洛蓋兒順着手
可以騎得 顛的穩 跑的正 要是射
了·來 我就拿到城外頭試驗了
個樣的主常馬作什麽呢 阿哥你不知道啊 昨日拿

總説是要費草料的呀 拴着[illegible]
要買買一匹好馬啊 拴着喂着也有趣兒
我豈不屈嗎
使得嗎 因這個怪我的不是
關係啊 怎麽把實實在在的心腸告訴他
阿哥你想着瞧 這個事情與我有
料有了一點破綻 就跟進去 就給一個凑手不及

喒們是一個船上的人啊　這個事情與你也不
阿哥你這個話搃不入我的意思
說罷咧　一定要這個時候見個明白嗎
惱了的急燥了罷　等客散了的時候　再
人家說他呢呀　與你什麽相干　越勸越發
比方行走的何如
又没有遠差遣　但只老實就與我對當

搃而言之我並没什麽重差使
樣呢　業已買了麽　任他有着去罷咧
你的身子又重　狠不對當　如今可怎麽
全搭拉了　腿子沉了　好打前失
這是什麽　老了　嘴唇子
皮撒袋騎上了的時候　仰着臉兒就像鷺鷥一樣的呀
樣兒好而且良善　俊俏年青的人　繫上一副俏

世間上比你沒記性的人再也沒有了呀

朋友們再怎麼往你家來往走呢

出去進來全不是

坐着站着全是難的呀

在這裡罷你又威嚇的不止

往家裡去罷臉上又過不去

來的人有什麼趣兒呢

你總要這樣掙羅生氣

倒像有心撵誰的一樣

全爲你的事情來的

你看這裡坐着的人們

生氣就完了嗎

說是呢

有話慢慢的

我若有理

不說你的是

什麼心

我實在不是那們家的意思說的

就罷了

反倒一溜神氣的隨着人

要議論他

也帶着喒們啊

甚爽利說一點關礙沒有嗎

你不替說說

們怎麽樣　依了罷了　至於狠不依的時候
也別埋怨　就那們不知道的一樣有着去罷　看他
明　我的心裡　你
罷　我的是與不是　久而自
你信嗎　這個心就只天知道
事已至此　我如今就分晰着說到嘴酸了
阿哥你怪我　我實在委屈　但只

這個地步　全是你啊
好嗎　把一件好好的事情弄的到了
惱變成怒　抗拒我們
了啊　他們豈沒聽見　他們倘若羞
們瞞着商議的話　如今傳揚出去了各處的人們全知道
任憑是誰不要叫知覺了　你到底漏了風聲了　把咱
我前日怎麽向你說來着　把這個事情

吃有什麼盡休啊 一味的要是這樣的時候就買了來 拋拋撒撒的花費了 嘴有什麼規矩 吃着這個 想着那個 想來想去得的嗎 況且咱們又是什麼富翁呢 勞碌纔到了這裡來了 就是一粒是輕易處啊 耕種的與那販運的人們是怎麼樣的心苦 雖然知道吃飯 但只未知米糧的艱難

你心裡也安嗎 你也好啊 任着意兒全倒在泔漕裡是怎麼的 吃剩下的飯給家裡的人們吃 要不說你 我總是不舒服 把好東西惜罕着儉省的時候 纔是過日子人的道理呢 再酌量着預備 也不至於晚啊

拉着我的手不放

嘆着說這也是

你好些兒了嗎問時

睜開眼睛

掙命呢

那個上我慢慢的到跟前

看起他瘦的寡剩了骨頭了

倘在坑上

瘦了

家裏就像乱絲一樣了

合家全乱乱轟轟的不得把病醫治了老家兒們全熬的

越發添了病竟撩倒了

因此

夏天的時候

還可以勉強來着

久而久之

呢呀

受餓的時候

纔悔之不及

這樣的抛撒五谷

到了折受的

長煖的話呀

你能有多大福啊

有老家兒們說的惜食長飽

惜衣

不但折福啊

就有什麽不完呢

什麼看不見 混撞啊 嘴裡打唔嚕

怎麼討人嫌啊 大凡使了去的地方 閉着眼睛

阿媽一樣 實在是他阿媽的種兒 怎麼看

什麼下賤東西也有呢 不是人犢子 生的活像他

不動心的呀

哎何等的可嘆 就說是鐵石人心聽見那個話沒有

話將完了眼淚直流

我就狠着心可憐得開誰呢

兄弟們又小 再親戚與骨肉全不過白看着我罷咧

也沒有委屈處 但只父母年老了

了 又犯了 就是命了 這個我一點兒

麼醫生沒治過 什麼藥沒吃過 將好

彀脫離我豈不知嗎 自從得病以來 什

我作的罪 病已況了 不能

我望你說話不是分內的嗎 來了
安的是什麼心腸 把我輕視的至極了
他些兒
家生子兒 所得的與吃的去處 又不由的多疼
第一件火裡雖短倒比手強 第二件是
的時候 又想着可怎麼樣呢 實在的殺他嗎
的壁開了 纔稱心入意罷咧 過去了

一樣的跳躂 一時性子上來了 把這個穕種
放下這個去 一會兒不閒着 猴兒
的狠不堪 竟是個天生的惡人 拿起那個來
叶在跟前服侍着使喚還好 料離了他的時候 陶氣
一說頑起來沒有對兒 一點空兒不給
懂得他的話呢 正經地方狠無用
倒像戲弄人的一樣 誰

滴滴搭搭的連靈了這些日子了　心裡

要是料料的遲疑的時候也就不是漢子了啊

呢　要是個高低上下　倒狠稱我的忽罷咧

我來的呀　實在誰把誰怎麼樣呢　誰怕誰

易了　仗着誰的威勢　今日招呼特意叫

因那個上不由的叫人生氣啊　怎麼把我看容

說他的話是　任憑怎麼的不認不是

我心裡還過得去　一定要強着

要着罪到如今望着我拿起逞來了　索性說話說錯了

不叫人揉搓　能有幾年了

他的家鄉　我的住處　誰不知道誰的呢

要把根子說出来的時候　又說我刨根子了

常在一處攪混　我不過不說罷咧

就用巧言苛薄我　倒算個什麼

聲音怎麼那樣的大呢

那個响聲 在睡夢中聽見的上

說是間壁的房山墻被雨湿透倒下來了

怎麼樣的 急忙使人去看

睁眼一看 屋裡坑上以切器具並沒

好些工夫身子打戰心還跳呢

戎兢兢的驚醒了

山硼地烈的一樣響的上

睡着了 正睡着的時候 忽聽得西北角上就像

着 又恐着的上 將將的纔恍恍惚惚的

的直到亮鍾以後 睡不着 把眼睛强開

狠受不得 反來覆去

全沒了 又搭着 那個臭虫虼蚤咬的

全熟了 這裡漏了 那裡湿了 睡覺的地方

這幾日因為有事
一連兩夜熬了眼睛的緣
故
渾身不得主意悉軟的了
昨日晚上
我就要睡覺來着
因為親戚們全在這裡的上頭
我
怎麼說撂了睡覺去呢
因為那樣
雖然勉強着
又勉強
打着精神坐着
眼睛不由的
媽搭下來
恍恍惚惚的去了
後來

客們將散了
我就放了一個枕頭
穿着衣裳
把頭一倒竟自睡熟了
到了第二更的時候纔醒了
那個上也不知涼着了些或者怎麼樣的了
心裡狠悵
悶
渾身發熱
就像火
烤的一樣
又搭着耳底疼
拉扯的牙花子全腫了
吃飯喝茶全沒味兒
坐着站着也不安

的豈少嗎 可惜赶上那個的狠少啊

拿了去也好來着 如何至於丟了呢 普提子

心裡怎麼樣 你還題什麼 不論怎麼

我也必定在各處 轉找了來 給你 你

就是鋪裡賣的沒有好的

你說要什麼 我就照着你的心買了來換啊

好拿了去 對着那個買的

的把你的東西拿了去呢 所以我今日特來我見你告訴了

全不在家 沒見你的面 怎麼說糊裡糊塗

得拿了去 什麼緣故呢 每逢來了 你

阿哥你的那盤朝珠 我說要拿了去 到底沒

下來了 那個上縧料料的鬆閒了些了

吃了一付打藥的時候 把好歹的東西全打

我說這想必是存住食了罷 就

你怎麼了 揔低着頭寫字 受什麼罪呢 不情

人家光着身子 閒坐着還怕受熱中暑呢

心裡總料料的定了些這樣的燥熱

沒法兒的上洗澡去 在樹底下涼快了許久

器具 全燙手的熱 越喝冰水越渴啊

熱天了啊 一點風兒沒有 潮熱的狠啊 各樣的

今日好利害 自從立夏以來 可算得頭一個

想着我了個殼 揔沒我着

兒也不見了 也不知被誰偷了去了

忘了沒收起來 回來找時 那裡有連影

該丟的上 去月裡往園裡去的時

往別處去的時候 把他裝在箱子裡來着 也是

浸透的狠光潤了 不拿了

可不是什麼 每日拿着的上汗全

夏天熱　自古不移一定的理啊
靜的寫字能彀得嗎　況且　冬天冷
像我吃着現成的　安安靜
壓的渾身是汗將將的剩個一百多錢養命
西　伸着脖子　往各處奔定吻呼
的學罷咧　譬如買賣人們　挑着沉重的東
命嗎　你沒有差事　白開着受受用用

直梃梃的坐着　正有資有味的講論呢自從
討人嫌的來了罷　去看時可不是什麼
誰來了　怎麼這樣的嗓子大　大畧是那個
裡有人高聲說話呢呀
他來的時候　我還睡覺來着　驚醒了聽見上屋
涼快罷咧煩燥會子何用呢　能彀免得嗎
要是不論怎麼樣的靜靜的受去也可以

素常下雨下雪的天道　在家裡罷咧

㗳們的那個朋友怎麽樣了這一向皺着眉愁悶的　倒像有什麽緣故的樣

天有眼睛啊　未必容他呢

我實在不知道啊　都是你便易你得嗎

說是沒有的　你這樣人的五臟怎麽長着

一輩子寡知道要人家的東西　給人家的遭數兒

撓着了　早早的就拿了去　實在

看見　一說搭上了眼　問也不問

寡要是這樣的還罷了　不論什麽東西不可給他

忘了的事情說的　叫人腦子全疼

時候　在人家裡坐到日落也受得嗎　把那裡

以来總沒住嘴　至到黄昏　纔去了　漢子人家　沒事的

怎長怎短的說着吃了兩頓飯

進于酒色 混被傷損的過失 如今被病包
原先是什麼強壯身子呢還搭着不知道養法
呢
完結 這有什麼関係 這樣的愁悶
先前他怎麼把什麼樣的難事情 全能彀霎時間辦理
雨湿的人不怕露水的話呀
大料被那個事情絆住 心全糊塗了罷 但有被

一個親戚去了的上隔開了 哎喲 我算着了
狠疑惑 他怎麼了呢 總要問時 他的
拋没定準 不知要怎麼樣的 那個上我
還説像先嗎 明顯着瘦了出去進来
家裡坐着呢 昨日我去瞧的上 看那氣色什麼
着也受得嗎 這些日子不出房門 總在
除了那個無緣無故的地方全去到 白白的在家裡坐

我回來了的時候　猴兒們正還爭

昨日往別處去的上　臭奴才們　就任意鬧了一塲

說了回來了

着快好罷　有了空兒我再來瞧罷

白人啊　用我多說嗎　把身子好好的

顯着勉強不住　所以那個上　我說阿哥你是個明

嘴裡雖然這樣說着　身子

寡緊記在心裡　等好了的時候　再叩謝盛情罷

的還想着我嗎　我狠感激啊　不過

裡頭這樣的罣心罷咧　要是不相干

數的送東西來　狠乏了　着實的費心了也是親戚

這個樣的燥熱的時候　常常的來瞧　而且沒遍

強着來上屋裏來　說阿哥勞乏了

着　瘦的一條兒了　昨日我瞧去的時候還勉

皮　是畜牲的心啊　躲着走好啊　於無肯

你把那個沒福的　怎麽看了　雖然披的是人

的一聲答應了去了

死裡重打的時候想來你們也不怕啊　全要

有這樣的次數　提防着眼珠子　要不往

子肉癢癢了嗎一定叫打一頓得什麽　好鬆的往後再

的消了些　那個上我說你們怎麽了不太太平平的過日

求的求　磕頭的磕頭的上　我的性子綂料料

們該死　一齊的直蹶蹶的跪着　說奴才

了覺了今日早起起來出去砍頭的們全來了

身子也乏的上　什麽沒說忍着睡

眼色兒　各自各自畏避了　我來的也晚了

着嗓子進去的上　一齊住了聲　彼此互相作着

嚷喧嘩呢　那個上我喀的一聲　打掃

不叫人慌來着 實在托祖上的恩典閤家的福上

嘴裡說我不相干 你們把心放的寬寬的

那一晚上昏的狠沉遲了許久 纔甦醒過來了

要不談死 自然就出一個機會啊 他

個下賤東西拉扯的叫人罵的 怎麼樣的一個寃枉呢

的便易 何等可嘆啊 他的父母無緣無故的

他交結 不揹着脊背罵

要說我的話沒憑據 你看 不但沒人合

他一溜神氣的從中間作好人

那裡的話兒告訴這裡來 把兩下裡成了仇了

的嘴裡的時候說到一個離乎了把這裡的事情告訴那裡去

觔斗聽見了的就抖露起來有像虮子一樣的小事兒到了他

善用誆誾 實在叫他眼睛看見的就是一個仰面

的裡頭生事作亂的頭兒啊 心苦

第二日另請一個醫生來一治 眼看着一日比一日好了 我前日去看了一看 雖然沒還原 氣色也轉過來了 也長了點兒肉了 正在枕頭上靠着坐着吃東西呢 那個上我說你僥倖大喜啊 這一遭雖然沒死 可脫落一層皮啊 望着我瞧嘻嘻的笑 實在可是㨿着把汗過來了

你怎麼這樣沒定準 規規矩矩的坐着 誰說你是個木頭墩子嗎 不說話 誰說你是個啞吧嗎 倒像給誰作笑的一樣 惹惹這個 招招那個 有什麼樂處 你不覺罷咧 傍人全受不得啊 多喒你遇見一個狠刻薄的人 磞了丁子了的時候你纔說哎喲 原來這樣的利害呀啊

阿哥你兄長的話是啊　要是傍不相干的人豈肯
這樣說嗎　頑啊　是拌嘴的引子啊　久而久之怎
麼能彀出好呢　揔而言之　他的身子雖然長成大漢子了歲
數沒到呢　喒們沒從那個時候過嗎　正是好頑的時
候啊　自然是這樣的　這個時候這樣　可請
個有名的先一教書啊　演習規矩
啊　日子久了　一歷一歷懂得了　一朝
要說是知道了世間上的事情的時候　自然就改了
何愁不能成人呢
什麼事情沒有經過怯弱的很　有話爲什麼悶在肚裡
一直的去了　向他明明白白的往開裡說啊
他也是人罷咧　有不遵着道理行的嗎
把緣故從頭至尾分晰明白了的時候
怕把你怎麼樣嗎　怕殺嗎　或者怕吃嗎

脖子後頭忘了　很要不信
的脫離了嗎　看起到如今沒有音信來　想來早已擱在
臉嗎　你就是這們那們的怕了的時候豈能彀乾乾淨淨
罷　他要是當真的不依　要說是怎麼樣的給你留
備的　還有個漢子的味兒嗎無妨啊　你只管把心放寬
就怕的吞聲失了主意　這們那們逆畧頭
況且　人家那裡並沒什麼聲色

醫生們裡頭　說是搃沒有好的　他們
沒有傷了命　至到如今想起來還膽戰呢　既如
怎麼說呢　前年我被藥傷着了　差一點兒
頭敷子　有捨不得銀錢不治自己身子的理嗎
事啊　若果應該吃藥　我又不是個木
你勸的可不是好話什麼　但只我另有個心
悄悄的打聽信去　我管保無妨啊

也冤屈 有只有罷 但只咱們知道真切的稀少啊 況且 靠得的 也有一兩個罷 其餘的 寡知道為銀錢啊 你的生死他顧嗎 要不信 你試問着瞧 知道藥性了沒有 就是大方脈兒的 治人的病啊 急急忙忙的來你家裡來 說是拿脈 把手

指頭混捺了一會子 草草了事的立一個方子 要了馬錢去了 好了是他的功 死了是你的命 與他毫無相干 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病嗎 與其用各項的藥材 不如自己靜靜的養育為貴啊 看起你來 與燒黃酒上很親啊 一時離不得 每逢喝酒一定要亂醉如泥 站不住腳了的時候

阿哥你看 受什麽罪呢 人家這們那們題駁你的

嗎

晝夜的 如此徃糟裡喝去 不是自已叫自已快着

糟了 不是擱分兒的人啊 不分

使得嗎 要是不信 你照着鏡子看看 鼻子全

乱了性 傷了身子 是不好藥啊 長喝

成就了正經事情的呀

喝酒算學了那樣本事長了才學 叫人恭敬

躭悞要緊的事情罷咧 實在没聽見會

只看見得罪老家兒 犯大罪

拿着鐘子不肯放稱賛起來 有什麽好處

麽樣呢拿着唱些兒有什麽 無事的時候把他當一件事情

要是筵席上 可怎麽說不唱呢有事故的時候可怎

總撂開手 不是好事啊 料戒一戒兒好啊

大聲的呵叱了一頓　把臉紅了　反望着
擤鼻子臉子的上　我看不過　生了氣
要是聽了求什麽　越發急兇慢兇的　撅着嘴
狠容易　任憑怎麽樣的把嘴說破了　他
本事狠難　不好的事情於他
心啊把念的書　溫習溫習　怕會了嗎　學正經
也是叫你好　不叫教你學不对的

啊　為什麽一定叫他厭煩呢
是骨肉　我寡拱着他叫他喜歡就完了
苦口　忠言　逆耳的話呀　要不
何等的糊塗啊沒福的罷咧　可是說的　良藥
我說　你尋找的空作什麽呢　眼淚汪汪的

門 加 5
號 795
卷 4

本 カ5
795
4.